

反对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人——在这里，以及在法国

1986年11月17日，在对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招待会上

尊敬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及夫人丹妮尔·密特朗女士，请允许我向我们杰出的客人致辞。

总统先生：

几年前您到访此地时，这个国家还被称为上沃尔特。自那时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称自己为布基纳法索。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其中包含了将荣誉和热情好客作为我们的准则。这就是我们借您在瓦加杜古短暂停留之际，代表布基纳法索欢迎您的原因。

如果谁的家门从来无人敲响，即使是饥渴的旅人也不会造访他的家，那他可能是被诅咒的。与之相反——这也是我们的情况——旅行者在我们家停留，喝一口清凉的水恢复了体力，并与我们交谈，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将我们家的记忆带回他的家。

总统先生：

很难将作为政治家的您与作为个人的您分开。但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在这里欢迎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正因如此，在场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向您表达了他们能够迎接您的满足和喜悦，您来到这里，真诚地、客观地见证了在非洲的阳光下，在布基纳法索，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如今的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建设项目——一个巨大的建设项目。时间不允许我们去拜访和致敬那些在不同地方坚持每天改变世界，改变干旱和艰难的世界的众多劳动者。他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已经让我们可以说，我们远非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事实上，你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上垒，然后再重新开始，然后再重新开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基纳法索今天自豪地宣布，由于我们亲手建造了众多学校和教室，适龄儿童入学率已从10%提高到近22%。我们已经能够建造许多水坝，许多小型水坝，虽然它们不像世界上那些广为传颂的大型工程那样规模宏大，但它们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且我相信，它们理所当然地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感到自豪。

正是凭借我们双手的勇气和内心的信念，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站。我们坚定地为此国家和邻国的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疫苗。这份清单会很长，但它甚至不足以代表我们庞大而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小步。换句话说，这条路很长，很长。

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

我们希望您能够通过来到布基纳法索了解这些现实。我们希望您能够把这些带回法国和其他地方。在斗争的喧嚣中，在侵略的嘈杂声中，准确、可靠和相关的描述对于讲述事情的真相非常有用。选择您作为解释者和发言人，我们也是想强调那些贯穿您政治生涯和人生的持续不断的战斗。我们熟悉这些战斗，它们也激励着我们这些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人。

您喜欢谈论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有时在某些艰难の場合也坚持这样做。您喜欢以清晰的方式谈论债务问题，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您也喜欢谈论合作，谈论第三世界。这很好。当我们得知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将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时，我们告诉自己，即使我们在一起推心置腹可能会缺乏雄辩的口才，但高尚的战斗意识——我在这里指的是雄辩的论战——将成功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那些不掺杂讨价还价、诡计和欺骗的言论。

我相信，在法国的贝里地区，您的名字，密特朗，意思是“中等大小的田地”——或者可能是“谷物测量员”。无论如何，是一个有常识的人。常识与那些依附于土地的人们息息相关，土地从不说谎。无论是谷物还是田地，我们认为不变的因素是您自己仍然依附于土地。因此，当谈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一个您所珍视的话题——时，我们说我们已经倾听了您的声音，并赞赏您自1981年5月以来发出的并重复的呼吁。

我们每天也在关注和评估实际做了什么。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法国致力于争取和平的斗争，正因如此，在我们今天会面的时刻，值得回顾的是，其他地方的其他人仍然从未感受过和平——而且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

首先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四处流浪的男女，锡安主义下的流浪民族。这些被迫寻求避难的男女，这些夜晚是连续不断的噩梦，白天是连绵不断的迫击炮弹的男女。

和平——也意味着尼加拉瓜。您自己在一次演讲中，有力地谈到了您对尼加拉瓜的支持，反对在其港口布雷，反对所有从外部针对尼加拉瓜人的行动。您自己在与奥尔特加司令的多次讨论中，对这个不断遭受苦难、不断遭受来自不远处——因为他们是尼加拉瓜人——但受到其他人大力支持的野蛮人行为的民族表示了同情。

和平也意味着伊朗和伊拉克。复杂的、自相残杀的、难以理解的战斗，人们不再知道谁在哪个阵营，局势如此混乱。但人们可以简单地观察到，这些武器每当扣下扳机时就意味着死亡，也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唱着悲伤的歌。这些武器每天都由那些以他人鲜血为食的人提供，由那些在刀剑杀人、烈火熊熊燃烧时欢呼的人提供。

世界和平也意味着饱受折磨的南部非洲地区——仿佛某种咒语将不相容的因素集中在那里，造成混乱和日益增多的战斗。不久前，我们对萨莫拉·马谢尔（注：莫桑比克开国总统）的去世感到震惊。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信息，一个信号——与野蛮、邪恶和落后的秩序作斗争的必要性，与文明民族——我们将法国视为这样的民族——有义务在每一步都与之作斗争的秩序作斗争，无论是通过经济制裁，还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措施，或者也通过直接和公开的武装斗争来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我们不明白像若纳斯·萨文比（注：安哥拉反政府军领导人）这样的匪徒和像彼得·博塔这样的杀手是如何被允许在如此美丽、如此干净的法国四处走动的。他们用沾满鲜血的手脚玷污了它。所有使他们能够进行这些行动的人都将在这里和任何地方、在现在和未来永远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也熟悉各方的立场。但我们的悲伤是莫大的。那些人没有权利谈论为和平而死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和平是什么。那些为和平而死的人安息在和

平之中，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确保他们的记忆通过我们每个人为实现同样的目标而努力做的事情而永存。

世界和平也意味着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在那里——我们不明白——一个民族，撒哈拉人民，仍然无法，仍然没有找到实现自决的办法，因为有强大的支持和反对势力进行干预，阻碍了他们的道路。

这个地区的和平也意味着利比亚，那里遭到轰炸，房屋被摧毁，但最重要的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甚至就连其肇事者也没有得偿所愿，反而剥夺了人民最亲近的亲人、朋友和他们的成就。

和平也意味着乍得。在乍得，建设和破坏交替出现，乍得，军事行动和远征也交替出现。因此，只要乍得人没有机会为自己选择一条国家建设的道路，乍得就永远不会找到和平、幸福和发展。

对于所有这些动荡的地区，我相信，总统先生，对于许多其他地区，由于贵国的重要性，也由于贵国在这些地区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您必须努力提供相当大的帮助。我想向您保证，就我们而言，在布基纳法索，我们完全准备好伸出援手，向任何提出请求的人提供帮助，只要要进行的斗争是一场让我们想起1789年法国的斗争。正因如此，我想对您说，布基纳法索准备与法国签署一项防御协议，允许您拥有的武装来到这里驻扎，以便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和平在召唤我们。

总统先生：

我想继续跟您谈谈。您经常谈到债务，谈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谈到我们在东京“大国”会议等国际论坛上遇到的困难。据说您在那里为我们的事业进行了辩护，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请求您继续这样做，因为今天我们是他人错误和轻率行为的受害者。

我们被要求为我们从未承诺过的行为付出双倍的代价。我们对昨天的这些贷款、这些债务完全不负责任。它们是在我们不再知道的条件下推荐给我们并授予我们的。只是今天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痛苦。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永远不会通过咒语、呻吟、恳求和演讲得到解决。

相反，这种迂回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麻痹世界各国人民的良知，他们必须努力摆脱这种统治，摆脱这些统治形式。您自己在您为法国文学贡献的众多篇幅中写道，所有囚犯都渴望自由，只有战斗才能使人获得自由。让我们一起组织起来，阻止剥削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组织起来——您从那里，我们从这里——反对这些金钱的殿堂。没有祭坛，没有信仰，没有圣书，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经》或其他任何书籍，都无法调和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如果耶稣本人不得不拿起鞭子将他们赶出他的圣殿，那正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总统先生：

关于法国与第三世界，但主要是法国与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合作，我想说，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所有那些在途经此地时愿意与我们一起为布基纳法索这一巨大建设项目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在我们的家园永远受到欢迎。它将永远受到我们认为更灵活的方式的欢迎，这将拉近法国和布基纳法索人民之间的距离。我们不要求那种会使布基纳法索和法国人民疏远的援助。这在历史上将是弄巧成拙。我们不要求，就像以前那样，法国当局讨好布基纳法索和

非洲当局，只是为了让法国公众舆论几年后，通过其新闻界，广泛谴责所谓的“援助”，而这只不过是人民的折磨和折磨。

前段时间，法国诞生了一个叫做Cartierism的概念（注：一种反对向任何前殖民地提供援助的运动，认为这些援助只会滋生腐败）。Cartierism之所以能够出现，不幸的是，也是因为非洲人无法有效利用法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只是说双方都有责任。在我们的国歌《胜利之歌》中，我们称那些在非洲负有全部责任的人为当地走狗。因为，他们屈从于主人，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情况下，在这里执行了违背人民的命令。

总统先生：

您在某个地方写道，目前法国的援助金额正在下降，不幸的是，您补充说，援助金额是根据法国的政治野心而变化的，最糟糕的是——对不起，您说过并强调过，更糟糕的是——是资本家从中获利。嗯，我们相信这也没错。我相信，您是在那本《我的真相》中写到的。这小小的真相就是一个真相。的确是资本家从中获利，我们准备与他们一起斗争。

总统先生：

我们渴望听到您的讲话，听到您讲述您在布基纳法索度过的这几个小时里得到了什么，也听到您讲述这次在布基纳法索结束的访问意味着什么。在六天内，您走遍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七天，您将休息。

我们要想一想法国所有那些诚实工作，使遥远的民族——例如非洲人民，例如布基纳法索人民——与勇敢而伟大的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人们。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向所有那些每天都感到痛心、心灵受伤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思念，因为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一个黑人或一个外国人是野蛮行为的受害者，这种行为完全不顾他的人格尊严。

我们知道，在法国，许多法国人看到这种情况时都很痛苦。您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您对某些最近的决定，例如驱逐我们马里兄弟的决定，的看法。我们对他们被驱逐出境感到痛心，我们感谢您没有支持这样的决定，没有支持这种让人想起过去日子的行为。

至于在法国的移民，虽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前往法国——就像任何寻求更明媚的阳光和更加嫩绿的草地的人一样——但他们也在帮助和建设法国，为了法国人。法国一如既往地自己的土地上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自由战士。在布基纳法索，法国人民正在与布基纳法索人民并肩作战，其中通常是在非政府组织里。虽然必须要说，并非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我们看来都代表着值得尊敬的机构——其中一些纯粹是应受谴责的骗子——但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很有价值。而这些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法国，更好地了解法国人。我们也在想着这些人。我们也在想着所有那些相信共同行动以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人。

每年，您都会以仪式性的方式，像节拍器一样精确地前往Solutre（注：他在那里纪念在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抵抗运动的日子）。您定期去那里，观察这些重复的动作教会我们，必须利用“努力的

巨风、友谊的庇护和思想的统一”。这也是您写的东西。我是从您那里借来的。我们希望您能将这种友谊带回法国，并且您在瓦加杜古的停留将是在友谊的庇护下进行的。

因此，总统先生、夫人和先生们，我想请大家举杯，为法国人民和布基纳法索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让我们为友谊干杯，为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而斗争干杯。为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为了更大自由的胜利，为了更大幸福的胜利。

要么祖国繁荣，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必胜！

谢谢。